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十

周書

集傳周文王國號地理今釋史記正義曰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文王因之有岐城亦名周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

書凡三十二篇

集說史記后稷封于邰别姓姬氏傳十三世至季歷生昌為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陳氏經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

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集傳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

○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林氏之奇曰張霸之徒偽書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

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案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林氏之竒曰諸儒以比較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皆合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廹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

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三篇俱是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林氏之竒曰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顧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其意雖異然而以泰為大則同夫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三字通用泰誓之為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或作太或作大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兹其所以為至德也

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髪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呂氏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吾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之心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蒙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今觀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坐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無過也

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有馬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集傳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

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冐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冐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辯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

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黃氏度曰孔氏云周孟春孟春建寅豈隨王而改耶）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辯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

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集說孔氏頴達曰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黄氏度曰稱春則序一月為建寅之月矣此與春

秋不同春秋書王書正月則為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為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王氏樵曰案春秋孔氏以為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蔡氏以為建寅之月令以金滕秋大熟未穫及洛誥十二月烝祭歲觀之恐蔡說是○後武成篇書一月程子謂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令之正月也不書商歷見紂自絶于天矣此說甚精當補入傳中○馬氏森曰十有三年春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且亦以見武王事殷之久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言大會者見人心歸附之同而伐商之舉

有不容已也

王曰嗟我友邦冡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集傳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孔氏穎達曰同志為友親之也冡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王氏樵曰御事庶士即本國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集說黃氏度曰王者於諸侯為友詩亦曰邦人諸友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時氏瀾曰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為不祥之具也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歎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集傳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强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集說 孫氏覺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林氏之奇曰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

之位則能審於人情之好惡以為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為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亶聰明作元后須是剛健中正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勇智過人○呂氏祖謙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為靈之靈者耳○馬氏廷鸞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陳氏櫟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為萬

物一大父母也○陳氏雅言曰造化生物之仁聖人養民之仁亶聰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也作民父母者君之責也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聖人為萬民之父母武王於誓師之首言此以見人君當與天地同其德而盡君師之責也○孫氏繼有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一民失所即非天地父母之心但天地有心而無為其於斯人之中生一亶聰明者作民之元后正欲其體天地之心贊天地之化作民父母使人人皆得其所而已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作民父母之道

案此一節即張子西銘一篇所自出張子特推闡得盡耳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集傳受紂名也 吳氏棫曰案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 言紂慢天

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集説黄氏度曰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為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為民父母哉

沈湎冐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集傳沈湎溺於酒也冐色冐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

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李氏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郭氏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澤障曰陂孔氏穎達曰障澤之水使不流溢停水曰池侈奢也孔氏穎達曰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王氏樵曰正義曰必有孕婦被刳剔者不知為誰案皇甫謐謂比干妻殆傳會也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

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

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集說 黄氏度曰嗜酒冒色心志内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行暴虐○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歴數其賊仁害義為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為惡不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諸口哉○朱子曰文王為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是休了東坡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

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陳氏大猷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張氏居正曰武王數紂之罪甚多而首以沈湎冒色為言者誠知酒色乃衆惡之原故古之明君清心寡欲克己防淫禹惡旨酒湯遠聲色皆所以正其本而澄其源也○王氏樵曰罪人以族孔氏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案經曰罰弗及嗣傳曰罪人不孥皆為子耳子且弗及況父母兄弟妻乎至此曰罪人以族始不止於妻子見紂濫刑之甚也孥且不可而況於族乎孔氏以父母兄弟妻子解族字此即所謂三族也故正義又引秦三族以證之○沈氏淅曰官人以世亦列虐中者仁急親賢如不擇賢能而世濟其

害更甚耳惡為民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集傳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馬氏森曰觀政于商叙前日猶未遽伐之意　悛改也夷蹲踞也林氏之奇曰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　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

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林氏之竒曰如成七年春秋鼷鼠食郊牛角之類是既于凶也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集說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

未絶便是君也為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林氏之竒曰漢儒以觀政為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歴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為誠然惟程氏之說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觧後學之疑也○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集傳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集說林氏之竒曰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紂三本絶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朱子曰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纔一日無人

維持便顛倒了便都壞了所以說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得生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都在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金氏履祥曰此章承上言紂失為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陳氏雅言曰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刑而不能使之無飢餓凍餒

之患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為君師者當曰天之命我者非以君位而貴我非以師位而尊我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撫養之使無一之不遂其生教導之使無一之不成其性然後可以無負上天立君師之意蓋是時紂暴虐君師之道廢故武王誓師之際首及乎此○潘氏士遴曰聯天下之衆寡強弱聽令一人是謂作君聯天下之智愚賢不肖遵極一人是謂作師寵綏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湯曰克綏武又加一寵字寵則能盡君師之責使斯民之靈性全而四方安故曰綏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集傳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孔氏安國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陳氏櫟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　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

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集說黄氏度曰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兼義而言○董氏夢程曰行道有德於身身當作心案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已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顧氏錫疇曰力就士卒同心說德以平日之固結言義以今日之稱兵言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集傳貫通盈滿也王氏樵曰宣六年左傳晉侯將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如盈其貫可以証此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集說朱子曰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故予不奉天厥罪惟鈞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不期而合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張氏居正曰非是武王託天以鼓衆蓋聖人之心見得天理分明每事奉天而行不敢以一毫私意參乎其間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義一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

有衆厎天之罰

集傳厎致也冡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蚤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孫氏繼有曰意行師之始卜於文廟而吉故云受命中篇云朕夢協朕卜可見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

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集說孔氏穎達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林氏之竒曰古者祭於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於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舜受堯之禪類乎上帝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類上帝為依郊祀而為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黄氏度曰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師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時氏瀾曰此湯所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為之矣○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聖

狂分焉興
亡判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時哉弗可失
集傳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
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
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集說陳氏經曰四海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大公所以
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
其源而天下清矣○王氏樵曰案時哉不可失後世
襲用其言而不識其義將流于利害之私夫聖人之

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上順天理下合人心非曰天人合應所以欲其不失者畏違乎理也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予畏上帝之心則知時哉不可失之心矣

總論 林氏之奇曰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為民而已民欲以為君天必佑之民不欲以為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為君亦已久矣宜其為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於此一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元后作民父母見其不足以為父母矣又論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蓋言紂既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

而至皆有不可失之時堯舜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堯舜不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武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湯武不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與皆天非人之所能為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為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為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為知時苟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為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集傳次止徇循也黄氏度曰拊循其師而誓之河朔河北也戊午

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集說 孔氏穎達曰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林氏之奇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則武王自宗周而至於孟津其師行蓋已踰月矣於是渡河而北距商郊密邇故三日之間而三誓師焉上篇雖不明言所以誓師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篇當是丁巳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時所作既誓師而渡河也中篇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則又是戊午之明日己未將啓行以趨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後行也蓋三令五申之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武

王先次舍於河北蓋先諸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既畢渡然後以其師來會武王於是巡行六師蓋所以慰安其渡河之勞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集傳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集說 呂氏祖謙曰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也中下篇先及西土立法自近者始○陳氏櫟曰伐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集傳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黄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

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徳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徳彰聞

集說 ○黄氏度曰人性本相近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時氏瀾曰人之陷於為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尚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王氏樵曰吉人一心在善凶人一心在惡善惡各無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使善有時而怠則將入于惡矣使惡有時而怠則將改而入于善矣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人脅假在上之權以殺人朋私黨也權威勢也立朋以相仇脅權以相滅聖言雖簡而於後世之情狀無不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集傳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集說林氏之奇曰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為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福祚無窮至於桀不能愛民故天為斯民而降黜之湯能愛民故天為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凡以惠斯民而已○時氏瀾曰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集傳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胡氏一桂曰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

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集說孔氏穎達曰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夢卜俱合於美是必克之占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非實事也○林氏之竒曰桀猶不免於亡故天以其所以佑命成湯者而命我武以伐紂之事將使其奉天之罰而乂斯民也其者未定之辭也猶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蓋言之於未然之前者其辭當如此也○金氏履祥曰此重述受之惡蓋以見惟曰不足之意

附録林氏之竒曰國語單襄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王夢卜祥

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此說休祥者氣候之先見者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於禎祥則此所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於夢卜休祥三者皆合於是知其必克之理也

案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蔡傳據注疏重合之義以夢卜二者為休祥之應林氏則引國語以夢卜休祥分而為三其說亦非無本廣見聞者或有取焉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傳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張氏九成曰言夷人

見無復君臣上下之等也治亂曰亂朱子曰馬氏云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十人

周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

南宮适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

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陳氏師凱曰文母文王正妃是為太

姒邑姜武王后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

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

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

理

集說時氏瀾曰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為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既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金氏履祥曰夫以紂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巳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衆如林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王氏樵曰決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浮于桀決之人事國莫大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以當德親不可以敵賢○劉氏應秋曰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皆指十人非有二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集傳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

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集說王氏安石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吏也○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問天視天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

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卻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時氏瀾曰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視以為不得不往○王氏樵曰天矜于民以天之心言天視天聽以天之用言天矜猶云天至仁也天視天聽猶云天至聰明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無心而以民之心為心自我民視聽見天無為而以民之神為用天之從人予之從天不可後也故今朕必往

附錄孔氏安國曰已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陳氏櫟曰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

耳不必訓為責

案陳氏之言固王者視天下為一家之大旨亦見湯武之合德同心第以此節上下語脈繹之解作民之責望于周更為親切蔡傳所以不從注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集傳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集說孔氏安國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

光明○朱子曰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案于湯有光孔傳屬武王說朱子取之以注孟子看經義直捷顯亮蔡傳以為伐商之舉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則以有光屬成湯說意非不深似多一曲折然總見得湯武弔民伐罪皆以公天下為心原未嘗悖於孔傳朱注也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集傳勖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

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集說董氏鼎曰勖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馬氏森曰一德同以救民為德也一心同以誅暴為心也立定厥功則掃除殘虐以拯天下於水火之中商民自是長享太平之福而無復塗炭之懼矣

總論林氏之奇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令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集傳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林氏之竒曰史官之叙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師也

集說劉氏應秋曰巡字與徇字不同徇只循而撫安之巡則有整肅戒嚴之意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集傳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絶結怨之實也

集説孔氏安國曰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孔氏穎達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林氏之竒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句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時氏瀾曰顧

諟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於恍惚眇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為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于狎侮也斯道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為人所不為矣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為衆惡之原也

附錄 林氏之奇曰天有顯道二句但謂天道之於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辭有詳略爾○張氏九成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夫豈有心哉

案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二句注疏對照下文狎侮五常說以見治民必本於法天其義微而顯無所不包蔡傳從之惟林氏張氏只就吉凶禍福言以為此誓師之本意則然不必深求耳理亦可通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集傳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

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孔氏穎達曰技據人身巧指器物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輙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時氏瀾曰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

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専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大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鄒氏季友曰祝之訓斷乃斷絶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斷音與煆同也蔡傳既從孔云祝斷也又云斷然降是喪亡是讀斷決之斷為短音矣宜定從一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集說林氏之奇曰朝涉而寒者人情之至可憫也而乃斮其脛賢人之忠諫國家所賴以存者而至於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時氏瀾曰作威作之有力其毒遠及于四海也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己而相禁制典刑者與己異而相束縛紂上不知有天

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耳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集傳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

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孔氏頴達曰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言能果敢以除賊強決以立功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集說林氏之奇曰樹德若植嘉禾必以雨露灌溉之去惡如除蔓草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然後不至於滋蔓○黄氏度曰衆非元后何戴撫我則后也后非衆罔與守邦虐我則讎也舜禹湯武之言同天下畔之是為獨夫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得讎之故謂之世讎○真氏德秀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也○金氏履祥曰此篇專誓周師故曰登乃辟其辭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集傳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

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集說時氏瀾曰歎息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甞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陳氏雅言曰此武王稱文王聖德輝光被於遠而著於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王氏樵曰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為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王之德為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若曰

月之照臨就德之發用上說光字顯字皆於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敘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冒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集傳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集說林氏之竒曰此蓋其兢兢業業志不忘於夙夜故雖有必勝之理而反躬自責惟恐其不勝也

此與湯之誥多方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皆是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之於言自然如此無一毫作偽於其間也○金氏履祥曰善惡勝負類應必然武王不恃此而忘自責○董氏鼎曰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已禮所當然也又紫三篇三數紂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王氏樵曰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於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於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於湯近則欲無忝於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

總論時氏瀾曰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

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武王之時周公攝政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金氏履祥曰愚案湯武之事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於桀周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書者知此當有見矣

牧誓

集傳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皇輿表宋衛州今衛輝府治之南也地理今釋牧一作坶孔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括地志云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水經注云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坶野矣案紂都妹土在朝歌北隋置衛縣於此唐武德時為衛州治即今之淇縣也牧野當在今淇縣南迆邐以至汲縣故九域志謂汲城亦牧野之地也武王軍於牧野孔氏穎達曰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孔氏頴達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集傳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黄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逺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孔氏安國曰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案武成

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昧爽謂平旦之時為下文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

夫長百夫長

集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辟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林氏之奇曰周禮曰施法於官府乃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亞即所謂立其貳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即所謂陳其殷殷衆士也師氏若大誥所謂尹氏而洪範曰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師尹蓋又在卿士之下也千夫長百夫長蓋主兵者漢孔氏云師帥卒帥也據司馬法百人為卒以卒帥為百夫長誠是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以師帥為千夫長則不可要之皆是主兵之人但不可以合司馬法所載之言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集傳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

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地理今釋庸杜預云今上庸縣上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是蜀正義云大劉以蜀是蜀郡今四川成都府是羌正義云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蘇氏云先零枹罕之屬當在今陝西甘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也髳微正義云孔傳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江州縣今巴縣地屬四川重慶府盧古盧戎國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文十六年左傳楚伐庸自廬以往杜預云楚廬邑今中廬縣水經注云沔水過中廬縣東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彭正義云在東蜀之西北蘇氏曰屬武陽縣有彭亡武陽今四川眉州州北廢彭山縣有彭亡城是其地也濮案左傳文十六年庸人麇人率百濮伐楚疏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為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建寧故城在今湖廣

荊州府石首縣其地要在石首之南也

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集說 蘇氏軾曰楚飢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聚微鈌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陳氏經曰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舉其遠則近者可知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集傳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集說王氏樵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戟長丈有六尺矛長二丈三者長短異而形制同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竝列而密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集傳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

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集說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三代聖賢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葢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婦之别嚴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包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禍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集傳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蘇氏軾曰祭所以報也故謂之答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陳氏櫟曰厥遺王父母弟如昭三年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王氏樵曰案文勢蓋謂王父弟與母弟耳王父弟即從父弟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王氏樵曰信任而使

令之是皆左右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使暴虐于百姓姦究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孫氏覺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此乎○林氏之奇曰既曰崇又曰長又曰信又曰使言其好用小人也○吳氏澄曰四方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居顯位俾毒民為惡也此言紂反人道之常天罰所宜加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勖哉

集傳愆過勖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潘氏士遴曰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所以戒其輕進也

集説林氏之竒曰在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帝王之師其出也不可以無紀律也牧野之戰蓋決於甲子之日故肅之以紀律使整齊其部伍擊刺不使之爭利以徼一時之幸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集傳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

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集說　黄氏度曰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齊一之嚴重堅整務為不可勝擊刺自四積至七見其為不得已也○吕氏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王氏炎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王氏樵曰六步七步不知此車法邪步法邪蓋古者步卒夾車而行動止相為用車不妄馳步不妄動步法即車法也至春秋時古法已亂如所謂與曳柴而馳與視其轍亂望其旂靡之類則古法之亂不在毀

車崇卒之後矣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集傳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武王之戰于牧野志在為民除害而不在於殺人以逞其志故又戒之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蓋不欲其殺降以重傷也○時氏瀾曰桓桓者師直為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陳氏大猷曰用兵以節制為尚以武勇為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集傳弗勖謂不勉於前三者愚案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集說王氏安石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

黄氏度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為周法

總論 王氏栢曰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其法恕而嚴教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教其攻殺擊刺不過乎六伐七伐既作其勇奮又戒其殺降三稱勖哉夫子其辭郁然總之以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凛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於是可以觀王者之兵矣○金氏履祥曰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上篇中篇其誓止於外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下篇登乃辟殄乃讎則為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勑其士臣之辭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于牧野則商郊也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于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

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〇董氏鼎曰杖鉞秉旄所以肅已之容稱戈比干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聲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陣之禮也自勖哉以下又勉之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

集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時氏瀾曰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歸獸者歸馬放牛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

集說朱子語類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卻無結殺處只是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

王語之末有缺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可檢看又漢書歷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呂氏祖謙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馬氏森曰武成一篇雖在泰誓牧誓之後其所記之事則有在於泰誓牧誓之前者惟一月壬辰一節是記其出征之時底商之罪至神羞是歷記其告神之詞皆泰誓前事既戊午即中篇惟戊午甲子昧爽即牧誓之甲子日四月哉生明是泰誓後事蓋泰誓歷記其誓師之節次武成歷記其伐紂之始終故以此篇敘於牧誓之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集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地理今釋蔡傳云周鎬京也鎬京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三輔決錄云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焉

集說朱子曰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今案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邪○陳氏師凱曰朔日日月相會二象合沓陽上陰下月體不明故謂

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有死而復蘇之機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附録潘氏士遴曰朔後明生魄死如前月大則次月初二日魄死而明生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

案潘氏之説因傳中如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之語而推言之如是則即朔日也後四月哉生明即孔疏亦以為未必非二日也其説皆通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集傳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

兆鄠縣地理今釋豐邑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史記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也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地理今釋桃林今陝西潼關衛東南有牧牛山接河南閿鄉縣界亦名夸父山山海經夸父山北有林馬名曰桃林水經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散牛桃林即此處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王氏安石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車甲衅鄭氏康成曰衅釁字也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鄭氏康成曰明能以武服兵也天下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集說孔氏穎達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王氏安石曰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呂氏祖謙曰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邱甸之賦自不廢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集傳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

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集說時氏瀾曰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盡其責至於功成乃大告于天地山川耳又以見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為一○陳氏經曰歸馬放牛此偃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王氏肯堂曰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家土故告成先祀于周廟而後柴望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集傳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于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朱子語類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

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陳氏櫟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集傳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孔氏穎達曰本紀云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是能厚先人之業也）大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

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孔氏穎達曰本紀云王季脩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纉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専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集說林氏之奇曰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說如此○朱子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之辭固當錯連下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卻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文王度必不終啇休了一似果實

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拍破一般○張子云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時氏瀾曰大邦畏力小邦懷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為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于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于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陳氏經曰大邦以力自強過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為可畏小邦以德望人過文王而獲適所願故以為可懷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陳氏櫟曰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

志而為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千百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動諸侯之聽也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集傳厎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

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時氏瀾曰承祖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王氏安石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聚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仁人孔氏曰大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絶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大公歸周在文王之世

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来者

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

来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集說鄭氏康成曰仁人秉心與天為一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又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以遏亂人之謀略亦如湯聿求元聖而後與爾有衆請命也○林氏之奇曰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諄複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於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暴殄天物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其害虐於民尤甚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故別言之○劉氏應秋曰伐其人而不數其罪則無以明伐商之意數其罪而不告於神則

無以明天討之公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集傳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林氏之奇曰玄黃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耳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

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集說朱子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時氏瀾曰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陳氏經曰成命一定不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為西伯紂在東故曰東征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集傳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蔡氏清曰杵舂杵也凡古人行兵人各攜舂鍤版杵之屬為營壍備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

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

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

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

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

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王氏樵曰謂盡除其苛虐紊亂之政

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

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

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

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地理今釋比干墓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北十里鹿臺亦名南單臺在今衛輝府淇縣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是也鉅橋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通典云洺州曲周縣紂巨橋倉在此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十五里亦有鉅橋非也

○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集說林氏之奇曰俟天休命者不敢以勝負自必必待天之佑我國家而能勝之此謂俟天休命而

已先儒以謂夜雨止畢陳蓋過論也○血流漂杵豈武王實使之然哉蓋由其多罪逋逃之人同惡相濟其罪惡貫盈天道之所不容故使之至於此極也○黄氏度曰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孟子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奔逐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没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朱子曰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杵或作鹵楯也○時氏瀾曰武王不别創為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六七王作之君之政令而已○財在天

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為已有聚之鹿臺積之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陳氏經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陳氏櫟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董氏鼎曰漢高入關除苛解嬈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集傳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

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愽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案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集說孔氏頴達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北宫錡問周之班爵禄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

書地里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王氏安石曰惇厚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呂氏祖謙曰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干戴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為之治乃恍然若存焉○陳氏櫟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為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王氏充耘曰列爵分土是定制度法既定須人以守之故任賢使能得其人使之如何為政曰重教化使民知禮義重食喪祭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惇信明義是以身率之於其先崇德報功是以勸賞激勵之於其後

如此而天下可不勞而治矣其言不一而其間自有次序○王氏樵曰封建之來久矣上世皆有功德於民子孫世其土地聖人因而為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可踰而又使之建官必以賢位事必以能所謂建邦設都樹以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也其維持之意深矣自王綱解紐諸侯兼并土地踰制而大夫世官於是爭亂相尋至於戰國而其禍極矣此非封建之弊乃王制不行之咎也○上自王朝外則州牧侯伯下至侯國之卿大夫士皆官也非賢能不任則安有敗事位事就在建官中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治禮樂者治禮樂有此官則有此事未有無事之官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非謂官事不相通而賢能為二途也○信者人之所難守而易渝故曰惇義者人之所難明而易昧故曰明惇之自上使天下之不薄明之自上使天下之不昧信立於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晰於天下則無苟

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張氏居正曰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勵官賞行則人心有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為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案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

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於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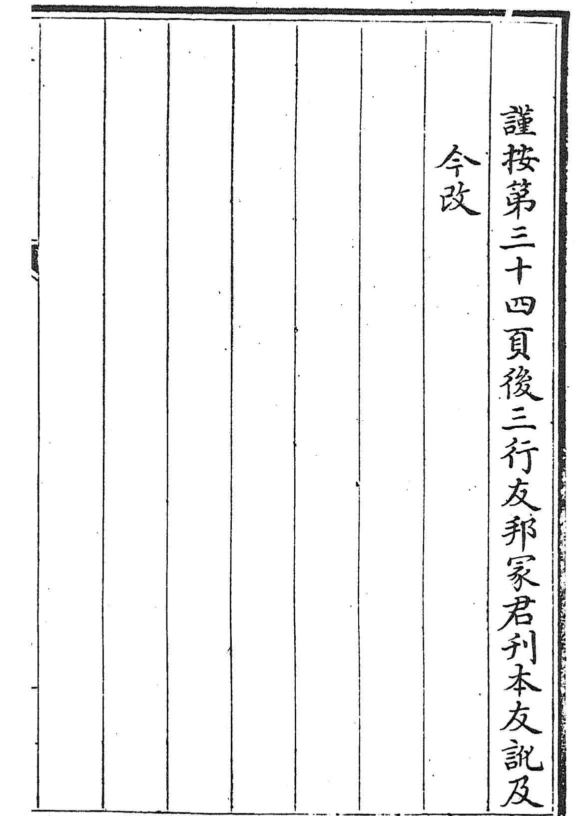
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總論朱子曰武成月日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歴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粵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

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据也讀者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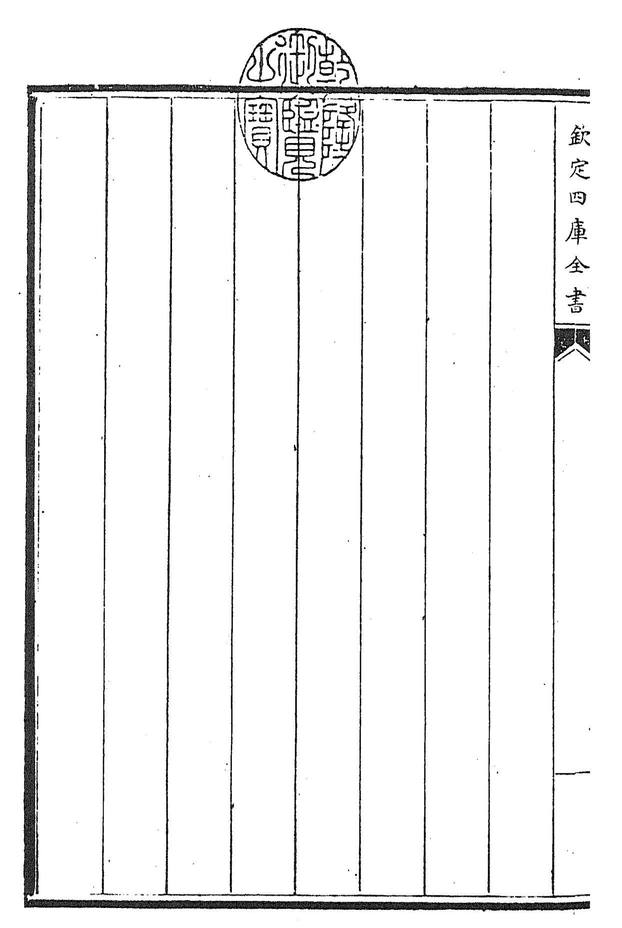
案武成錯簡自二孔疑之後儒互有更張至程朱而始定朱子更以漢志日辰及經之前文細推之移四月既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更為精密的當無可復議矣惟用附我大邑周之下缺文不可復補而程子移反商政二句於其下稍有結束但恐反商之政如救焚拯溺急不容緩漢高祖入關便約法三章除秦苛政況武王聖人仁民之心迫切實甚豈能待之歸豐之後自二月以至四月乎程子亦不得已而以此足其文勢耳然所缺實非一兩言可了也今惟以朱子之更定者為據他家聚訟紛紛可以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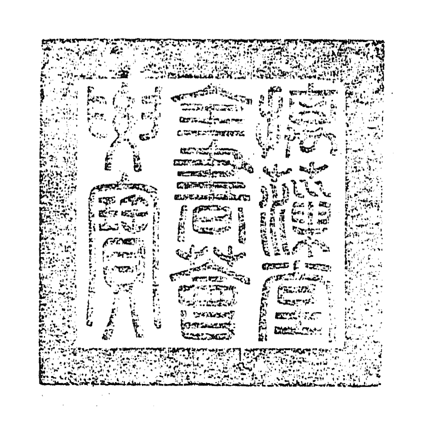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



謹按第三十四頁後三行友邦冡君刊本友訛及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